

超级现代武侠小说精品系列

蒼天無眼

金庸 巨著
下冊





医药学院610 2 01457054

超级现代武侠名著精品之三

苍天有眼

(下)

金庸 巨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第三十三回：掌上明珠 双双被害

姁儿伶牙俐齿，说话层次分明，只听得她朗朗地说道：“这事本来不该对你老人家说，可怕那位道长，如不说出真情，他要动手杀人哩。听师傅说，大师伯近日在关外得到奇遇，遂远遁绝域，潜修武笈。只是他老人家这次所得武林绝学，乃是逆取，开罪了武林中许多大派，虽然飘然远引，毕竟不大安全。”

她顿了一顿，续道：“我师傅近日在江湖上打探到许多对大师伯不利的事情，想把这些消息传达给大师伯，好教他早为之所，却又天地茫茫，不知其藏身何许，迫得教咱姊妹，佯装江湖卖艺，希望引出大师伯，了却心事。你们四位老人家，竟硬说小女来诓骗你们，想咱师门与各位又没过节，要引搭你们干吗？”

说到这里，真玄已打断了姁儿的话，问道：“别唠唠叨叨，你师傅打听到什么对大师伯不利的消息，快些说来给咱们听听！”

姁儿欲言犹止，踌躇复踌躇，显出极为难，极惧怕的样子。凌霄子一瞥，心中了然，笑道：“孩子，你们别怕，咱哥儿四人不是你大师伯的对头，是他的朋友，但直说无妨。”

姁儿举目望了当前四人良久，忽问道：“各位老前辈是我大师伯的朋友？敢问各位法讳怎生称呼？”

凌霄子想了一想，呵呵大笑道：“罢了，老夫便把名号告诉你也罢。”

当下，乃自我道出名号了，又给昆仑三剑引见。姁儿、姐儿姊妹二人，听了凌霄子的话后，似极欣喜，没口叫道：

“这样便好，各位老前辈既是我大师伯朋友，小女子就拜托拜托，如遇到大师伯时，切切告诉他，史三娘等人，已分路向西北访寻他的下落了，教他老人家千万要小心，不可大意！”

又道：“事情既说明白了，咱姊妹不敢耽误各位老前辈行程，就此拜别！”

话一说完，姁儿招呼着妹妹，便待离去。凌霄子心念忽地怦然一动。叫道：“小丫头别走，老夫还有话问你呢，且稍待一待！”

姁儿回眸一顾，问道：“老前辈尚有什么吩咐？”

凌霄子道：“孩子，老夫念你还诚实，一发告诉你，咱已探得你大师伯躲藏之处了。”

姁儿心下一喜，笑道：“老前辈的话可真？大师伯现在哪儿，咱师傅找得他好苦啊！”

凌霄子笑道：“孩子，你休焦急，要我把你大师伯行藏告诉你容易，但得领我去见你师傅才好说话！”

当真是个难题，姁儿的爹因为对方有人认得他，是以避面不见，若把当前四人带到聚宾楼，岂非露了马脚么？

但见姁儿眼珠子一转，已然有了计较。笑道：“家师适才在聚宾楼和咱姊妹喝茶，曾吩咐下了话，教咱姊妹卖完了艺，自找宿处，他老人家也是各处去访寻大师伯，至少三天之后才回来和咱姊妹相聚，老前辈可有耐心等他回来么？”

凌霄子一怔，皱眉问道：“孩子，你别诳我老人家，老夫对你没有存着歹意！”

姁儿诚恳地答道：“小女子不敢！”

凌霄子看了姁儿一眼，回头对真玄道：“老弟，咱在这儿等三天如何？”

真玄沉吟道：“据贫道探悉，耿仲谋屡易藏身之所，今既确知他的行藏，事不宜迟，早一天到总比迟一天为妙，何必为这些小事担搁时光，依贫道管见，不等文采风也罢！”

凌霄子心下一惕，慢慢地道：“对，老弟说的不错，不过，老夫已经答应这两个孩子，把耿仲谋的行藏告诉她们，怎好说了不算！”

凌霄子此人既为八荒一派前辈，声名辈份极高，要知武林中人极重然诺，辈份越高的越是重视，凌霄子不失一派尊长风范，雅不欲因小故失信于孩子。

此时，但听倪老大一旁笑道：“文采风名声虽大，哪能跟凌老前辈比，告诉他们又何妨，老前辈既重然诺，就告诉这两个小丫头吧！”

语至此，哈哈笑将起来道：“耿仲谋尚且不惧，何况文采风？”

凌霄子忽把手一摇，叫道：“老弟，咱此去找耿仲谋，并非为找他的碴儿，一切只望和气解决。”

倪老大又是一阵呵呵笑道：“既是恁地，更无忌惮的必要了！”

正说话间，但听真玄忽道：“不知道这丫头说的可是真话，咱且到聚宾楼瞧瞧文采风可在？”

姁儿心中不由一震，若是大伙儿到聚宾楼岂不露尽马脚，功亏一篑了么？却是无可奈何，自忖道：“或者爹已不在聚宝楼，爹为人一向心细，料必在咱下楼后跟缀出来，暗中保护。”

她这一蠡测果然不差，当凌霄子一伙人带同唐古姁儿姊妹抵达聚宾楼时，葛衣人已经会帐下楼，不知所踪了。

一瞥爹果然不在，姁儿心中一喜，振振有词地埋怨道：

“凌霄子老前辈，晚辈可没骗你吧！以你老前辈份之尊，晚辈即使爱说谎，也不敢在你老面前来撒！”

凌霄子张望四座一会，笑道：“这可不是老夫的主意啊，是真玄道长不相信你们，怎地怪起老夫来呢？”

边说边伸出手，抚摸着姁儿的秀发！这位武林高手，倒像很喜爱孩子。

姁儿索性撒起娇来，说道：“老前辈，你说要告诉咱姊妹大师伯的去处，怎么不说，老前辈，你骗咱，咱可不依你！”

凌霄子呵呵朗笑道：“别这样，老夫告诉你便是。”

可是，他并没有立刻说出，只拿眼盯住了姁儿姊妹一会，忽问道：“耿大侠当真是你姊妹的师伯？”

姁儿又撒起娇来，叫道：“哎唷，你这位老人家啊，怎地什么也不相信人家？”

凌霄子冷冷一笑，复道：“孩子，要老夫告诉你可以，但有一事你得依我，你答应么？”

姁儿一怔，寻思道：“老家伙又节外生枝，却是何故呢？”

又听凌霄子道：“那是很容易办到的事，老夫向你讨取一件信物，不管什么，只要是你的就行。”

姁儿诧然道：“老前辈要信物何用？”

凌霄子笑道：“你且休管，你答应么？”

姁儿漫声呢喃道：“什么都行，只要是属于我的！”

凌霄子点点头，姁儿又道：“我给你信物，你得把咱大师伯行踪相告，休要再赖帐！”

凌霄子不悦道：“小鬼头，你把老夫当成何等人，岂有说话不算！”

话声刚落，陡见姁儿已自胸前摘下一枚古佩，随口胡诌道：“这枚压岁古物是有一年除夕，大师伯送给我的，就给你

老人家拿去吧！”

凌霄子哈哈笑道：“小鬼头真机伶，这枚古佩既是令师伯所赠，老夫更合用了。”

语讫，也不客气，便把古佩投入腰间宝囊之内，又道：“你姊妹随师学艺已有几年啦？”

姁儿笑道：“不过五年光景，功力还浅呢，贻笑方家了！”

凌霄子皱皱眉，走近些，忽地双掌疾向姁儿、妞儿两人肩上一按，姁儿、妞儿冷不及防，竟是闪避不及，陡觉浑身一麻，几乎站不牢脚，险些儿仆跌当堂。

但听凌霄子呵呵朗笑道：“名家子弟，果然不差，有些火候了，能当老夫一按，也了不起！”

姁儿、妞儿身上一麻，却是没事，心知必是当前这位武林高人在试自己技艺，也不以为意，又追问耿仲谋行踪。

凌霄子忽地脸色一整道：“你师伯此刻在塞外，我等今便前往觅他，你等如见到师傅便赶到塞外来，休得有误！”

姁儿心中一喜，忙不迭地应道：“晚辈省得！”

凌霄子怎地会知耿仲谋遁迹塞外呢？笔者这儿不妨略缀几笔，聊补所遗。

原来耿仲谋在关外打伤了剑魔，与赤炼人魔结伴同行，下江南之时，又碰上昆仑三剑，这三个老头如蚁附膻，紧随不缀，耿仲谋极是讨厌，却是没有发作，因私夺阴阳派武学秘笈一事，震动武林，兹事体大，故不便随处开罪他人。同时也料中原武林群雄，必起而纷争，自忖能耐虽不弱，叵奈天下高手如云，终不免众寡不敌之虞，是以与赤炼人魔秘密一商量，认为安全去处，莫如塞外，因才决定下来。他们商量虽秘密，却给昆仑三剑窃听了去。

盖以一到塞外，地隔万里，音讯隔绝，如找个所在一藏

起来，中原武林耳目纵是通灵，谅也难以知道，要找到他们踪迹，委实不易。

就在这当儿，赤炼人魔与昆仑三剑不睦，竟然驱逐三老头，三老头早已与闻其事，乃不动声息离开，潜思报复之策。夤缘时会，又碰上了凌霄子，凌霄子一听这消息，当然大喜过望，他对阴阳秘笈垂涎已久。当下，双方臭味相投，结为好友，昆仑三剑自幼便在塞外长大，故对该处地理人物风尚极是熟悉，凌霄子却不大熟悉，乃倚为臂助，结伴同行。

这时的凌霄子，正是自长白天池上下来不久，他对在绝顶天池畔窃听到方洪那几句话，念念不忘，对老怪生前遗笈，更是垂涎不已，一经遇合，交谈之下，双方志同道合，乃联在一起，预备到塞外，找寻八骏三雄，分一杯羹，怎知路过此处，竟与紫府掌门相逢。

话休絮烦，书归正传，且说八荒前辈凌霄子此人，倒也不算奸狡之徒，当下，乃把灵仲谋行踪举实告知姁儿，姁儿大功告成，自是不便和这伙久作厮磨，乃告辞而去，凌霄子等四个老头子，也因心中有事，遂各自匆匆赶道，直至晌晚黄昏，姁儿、姁儿二人尚不见爹爹来找她们，只自顾在雷波城里各处蹀躞，等候爹爹。

越等越是焦心，但见归鸦阵阵，噪鸣空际，时候已然不早，却是不见爹爹踪迹，毕竟两女年事尚轻，哪有不心焦意烦之理。

只听得姁儿忧郁地问姁儿道：“姊姊，爹怎地还不来找我们，莫非他老人家出了岔子？”

姁儿皱皱眉，心中暗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我怎知道？”嘴巴里却安慰妹妹道：“爹爹一向行事谨慎，不会出什么岔子的，他

老人家迟来找咱，必有其他要事羁身，再等等看，休要着急！”

詎知，她的话声才落，陡听有人哈哈笑道：“小姑娘猜得不错，你爹在前头等你呢！”

两女同时一楞，急展眼向前看去，心中不由惊喜交集起来。你道前面呼唤她那人是誰，赫然是在天姥山上悄然离去的白发老翁方镜湖。

姁儿一见当前的人是方镜湖，不由大叫道：“方老师，你怎地会到这儿，我爹爹正在想念你呢！”

镜湖老人面容隐孕愁悒，强笑道：“我知道啦，刚刚和令尊喝过几杯老酒，说了许多闲话。”

姁儿又问道：“方老师在什么地方见到我爹，怎会跟他一块儿喝老酒。”

镜湖老人心情似不大好，慢慢地答道：“他到罗浮村，咱就在罗浮村遇上了。我是在秦寒坟上呆着，他也到那儿，于是大家找个酒帘坐谈，我把心事全告诉他，求他给我帮个大忙。”

老人说到这儿，透过一口气，音调变得十分晦哑，续道：“我一见到秦寒梅那孩子，心中就不禁一阵疼痛，想不到造化弄人，而至斯极。自从离开天姥以后，我一直便耽在这儿，每天必到秦寒墓前看觑！”

语至此，已然老泪频挥，不胜悲怆。姁儿见状，心中也替老人难过，安慰道：“方老师休要烦恼，方秦两家过节，终有一天可得善解，你求我爹帮忙，爹可曾答应你么，他现在哪儿？”

镜湖老人忍住了悲戚，答道：“他就在罗浮村秦寒墓前等着，教老夫代他来寻觅你等。小姑娘，请随老夫去见你爹！”

当下，方镜湖乃偕着紫府掌门两女出了雷波城，经投罗浮村郊野而来。到得那儿，但见白杨萧萧，肃墓累累，其他乃是一片坟场，姁儿果见自己的爹，站在一口旧墓之前，墓前白杨，高且寻丈，堪以作柱，当真是墓木已拱，事情算来，已隔二十年了。

葛衣人一见两女无恙归来，心中也喜，忙问究竟，姁儿乃把适才和凌霄子这伙人打交道经过，详说明白，葛衣人沉吟道：“既然耿仲谋这畜牲有了下落，理宜作速通知前往追缉的高手才是，唉，可惜我有要事羁身，急于回山，不然，我定即日前往西北，把这可贵消息传达。”

姁儿道：“爹爹休忧，待女儿替你去走一遭也罢。”

葛衣人摇摇头道：“你武功虽有根底，阅历却是不深，须知江湖险恶，万一出了毛病，怎对得起你那已逝世的娘，还是……”

他没说下去，但拿眼看觑着方镜湖，镜湖老人已明其意，接口道：“唐古前辈，你既有事不能分身，此事不如由小老儿代劳，反正我是闲散的人，一向在江湖上走动惯了，走它一遭何妨！”

葛衣人一听，正中下怀，忙拱手道谢，说道：“如得方老师代劳，在下倒放心了，有劳、有劳。”

镜湖老人笑道：“但得日后唐古前辈为小老儿解决方秦两家梁子，已然感恩不浅，些微驱策，敢不效力。再说，这是有关小老儿媳妇师门切身的事，在情在理，正当奔走，但请将史前辈及莹儿姑娘她们的行止相告，才好传达消息。”

葛衣人当下便把史三娘、耿莹儿两拨人马所在方向告诉了方镜湖，并且教他寻觅之法。叮咛过后，镜湖老人道：“既是恁地，事不宜迟，小老儿就此告别赶路，日后再谋良晤！”

葛衣人颌首道：“在下也有要事赶着回山，就请方老师一路珍重，马到功成为祝为祷！”

两人就在那荒凉郊旷作揖而别，一东一西，分道而行了。

话说葛衣人别过镜湖老人，时已入暮，也不找宿处打尖歇息，星夜急赶，原来他这次回唐古拉山，乃因有一宗大事，须他主持，是才如此日夜兼程不辍。

这宗大事，乃是每年例祭，紫府宫每年当在六月二十九日这一天，是该派开宗立柜华诞，照例必须由掌门人亲掌典礼。今年此日，除具古来意义外，更添在雪岭搬迁而来紫府宫先数代掌门化石先人真躯，经该派公议，也拟在这一天为这几位罹难前辈拜祭祀奉。

因有这等大事，这位紫府掌门一计日子，已然急迫，才如此匆忙回归。父女三人赶了整夜，已然到达玉门，边陲风光，隐然可窥。

不久，已达天山，葛衣人捏指一算，恰好离六月二十九日只有五天之遥，依路途论，由天山至唐古，尚须经雪岭，少说在千里之谱，五天脚不停步，千里勉强可达，只是人毕竟是血肉之躯，岂能彻五日夜不寝不休？

葛衣人一算日子，心头陡地一惊，要知误了掌典，事非小可，除非有别的比此更重大事故，否则本门同人定当不谅，必以背叛论处，掌门人背叛，那还了得？

葛衣人一急之下，益是没命向前奔驰，紫府迷宗轻功妙绝天下，转瞬间天山已过，雪岭遥遥在望，葛衣人心头才宽了一宽。正走间，蓦地但见眼前白光一晃，那道白光正自雪岭半山疾滚而下，快如星丸凌空飞泻，似此脚程，不类动物，除了玄玄子外，天下动物安有快逾电驰？

寻思未定，那团白光已然晃到眼前，葛衣人定睛一瞥，心中不由一震，那团白光虽然不是人类，却是一头硕大无朋的怪物。

看那怪物，高约八尺，体如巨熊，遍体雪也似的一般，无一根杂毛，长长臂儿，红红眼儿，跳跃如飞，竟是冲向他们父女三人而来。

葛衣人一震过后，已然暗暗蓄势准备，以防怪物突袭。转眼间，白毛怪物已到，因当前来者不是人类，葛衣人也不须喝问，袖儿一拂，八手神功竟然亮出，便要先发制人。

詎知他双袖横飞，八手神功精妙袖招打出之后，乍见那头白毛怪物并不退闪，反而迎了上来，身手委实矫捷之极，但见它长臂一撩，竟要来抓葛衣人打到的衣袖，同时口中吱吱怪叫，状甚愤怒。

葛衣人不由一怔，他此一招使将起来，袖影如山，罡风扑压，本只想迫开那头白毛畜牲而已，并不存心伤害它，怎知它竟不畏死，竟然要想硬接。

一怔过后，葛衣人袖势缓了一缓，就在这时，陡听一声裂帛巨响，葛衣人一双大袖已给当前这畜牲抓下两道长长裂口。

葛衣人心头猛地大震，要知以他功力，打出袖子，坚逾钢铁，万不料竟给抓裂，足见这头蓄牲内力之强，殊非泛泛凡物了。

可怪的是那白毛怪物抓裂了对方大袖，显然已占上风，可是并不乘胜进击，反而往后退出丈许，尽在地上蹦蹦跳跳，乱嚷乱叫，像在责备葛衣人不该出手打它一般。

百忙中，葛衣人偷眼看去，心中一亮，自忖道：“这头畜牲像已通灵，对人似无恶意，莫非是……”

正疑惑之际，乍见山腰陡坡之上，有两条身影，疾掠而下，来人身形步法，轻功极俊，惟比起当前这头白毛怪物，兀是逊色多了。

霎眼之下，两条身影已近，人未到声先到，齐齐叫道：“唐古前辈，你等晚辈好心急啊！”

葛衣人一瞥大喜，朗声叫道：“原来是两位贤侄到来，老夫所料果然不差！”

语讫，也不顾来人，一旋身朝着那头白毛怪物拱拱手道：“得罪，得罪，不知神猿驾到，适才冒犯，请多多原谅为是！”

说也奇怪，那头白毛怪物像是听懂葛衣人的话，竟然学起对方模样，两条长臂一拢，作了一个抱拳样子，滋牙露齿，口中吱吱叫嚷，只是神色已无愠意，想来必已对葛衣人的无礼谅解了。

此时，自山腰上落下的两个来人已到，来者一男一女，并非别人乃是玉箫郎君与秋娘夫妇。

九龙一派师门在吉特拉岭与雪岭交界处的雪宫，秋娘既掌九龙门户，离开天姥之后，自然回返本门清修，只是他夫妻俩何以会到雪岭山畔与葛衣人父女邂逅，其中却有一段原故。

且说葛衣人对神猿告过罪，才和来人说话。葛衣人问道：“两位贤侄，怎这么巧，今天会在此处和老夫碰头？”

玉箫郎君笑道：“晚辈特来等候你老人家，到今日已经等了三天啦！”

葛衣人一怔道：“等老夫么？有什么事？”

玉箫郎君反问道：“你老人家忘了紫府门开宗的日子？”

葛衣人愕然道：“怎会忘记，这与你来等我有何干系呢？”

玉箫郎君哈哈道：“正是大有干系。贵派开宗吉日在本月二十九日，刻下已经二十四，过了五天便是，计算路程，尚隔两个大岭，路程何止千里。五日内走千里路，以你老功力修为，勉强可达，惟令媛年稚，诚恐不堪急驰之苦了！”

葛衣人心中微微一怵，随口问道：“这般说来，贤侄抵此，是要助我父女三人赶路，及时到达本门啦？”

玉箫郎君笑道：“此事本来我也不留神，只缘三天之前，令师弟唐古拉猛前辈偶履雪岭，和晚辈邂逅，谈起此事，他老人家也在担心，怎地你老迟迟未归——”

说到这儿，玉箫郎君把手朝着那头白毛怪物指了一指，续道：“这位神猿，乃是本门师叔，恰巧它到来相访，秋娘妹子见了它触动灵窍，央求它一齐前来接应老前辈！”

还没有把话说完，葛衣人已恍然道：“贤侄的意思是请神猿来背负小女二人代步，好教老夫专心赶路，不用分心照顾么？”

又道：“神猿辈份极尊，无怪有此能耐，适才老夫亮出本门八手神功，也奈何它不得，果是名不虚传！”

嘴里说着，心中也着实佩服。却听玉箫郎君应道：“晚辈正有这个意思，未卜唐老前辈高明以为如何？”

葛衣人沉吟道：“这样也妙，只是劳烦神猿，于心不安而已！”

秋娘忽搭腔道：“老前辈休多客气，时候不多啦，趁早赶路为是。”

说话一了，便教姪儿、姐儿姊妹俩，爬上那头白毛怪物背上，紧紧搂着。料理停当，但见神猿回顾各人，滋牙一笑，随着跳纵如飞，往前绝尘而去，那快疾程度，虽千里追风骏马，也难望其肩项，葛衣人暗自叹服人向。

当下，葛衣人与九龙派掌门夫妇二人别过，再不耽误时光，便也动身走路，紫府宫迷宗步轻功乃武林一绝，急赶起来，当下不便，转瞬之间，已然没入茫茫雪光之中，踪迹渺杳了。

玉箫郎君夫妇嗟叹了一阵，也自回返雪宫，潜修风震神诀那九龙祖师浴风子遗笈不表。

却说葛衣人足不停步，日夜兼程，到得第五天晌午时分，恰恰赶到唐古拉山。

走了一程，紫府宫庞大影子已经在眺，葛衣人心下一轻松，脚程益快，去势如飞，顷刻已然走近，忽闻人声喧噪，喝打连连，心中不由一震，急拿眼细看，看见紫府宫前，黑压压地一大群人，正在打架，再看时，心中益是惊异万分。

但见本门子弟足足有二三十人，围着一个高大的家伙在厮拚，那家伙浑身雪白，身手矫捷极了，本门的子弟尽管使精妙招数，却是奈何不得。

此刻葛衣人所站之地，距打架的地方，尚有数箭之遥，人脚又杂，是没法瞧得真切。葛衣人一震过后，双眉一挑长身便往人群扑去。

待得他瞧真切时，不由大惊失色，那高大家伙并不是人，乃是背负他一双女儿的神猿。神猿脚程较快，是以五天不够，便已抵达。

他委实不知，因何误会，致与本门弟子打将起来，在他心意中，神猿已是通灵之物，断断不会无故得罪本门的人，而本门子弟素守门规，也断断不会无故和神猿打斗，打斗缘因，必出误会。

但是葛衣人身未到，声先发，已大声嚷道：“喂，本门的子弟听着，这位是雪宫九龙门下神猿，是本门好友，切不可

无礼，都给我住手。”

他这一吆喝，乃运真劲叫出，是宛如中天霹雳，猝然发作。打斗中的人都不由齐齐一楞，纷纷跳出圈子，同时嚷道：“好啦，掌门师尊来了，咱报仇雪恨有望啦！”

果然依了葛衣人的话，俱不动手，只采包围态势，把神猿紧紧围拢在中心。葛衣人走前一看，见人畜虽拚得极其惨烈，幸好没有人受伤，心中才稍稍宽下。不由皱眉问道：“你等为何和神猿打将起来？”

众子弟中一人排众而出，对葛衣人禀道：“启掌门师尊，这畜牲当真胆大包天、无法无天，它已然把师妹俩人……”

说到这儿竟是泣不成声，葛衣人心中着实唬了一跳，急口问道：“唐古拉旺你说什么，师妹怎样了？”

这个叫阿旺的弟子拭一拭眼泪道：“那畜牲昨天黄昏时到达这里，背上负着师妹二人，放下时已是奄奄一息。可怜师妹不知在何处撞上这畜牲，这个魔头打伤师妹倒也罢了，竟敢欺上门来！”

葛衣人冷静一想，觉得事有蹊跷。他双眸睁遽，精光闪闪，便向那头给围在中心的神猿望去，但觉那神猿神态自若，无半点慌张之色，心下自忖道：“这畜牲断不会无故伤我女儿，其中必有缘故，待我问它一问！”

当下，葛衣人乃对阿旺道：“师妹们是为师教神猿驮来的，不是在什么地方碰上的，你且说说，师妹们的伤势是怎样的？”

阿旺道：“师妹下地时已然晕厥，终日昏昏沉沉，昨夜至今，尚未苏醒，阿猛师叔曾给她们诊断过脉道，兀是查不出受了什么的伤，我们也觉奇怪！”

葛衣人沉吟道：“这般看来，未必与神猿有关，神猿若斗

胆打伤师妹，必弃在半途，怎敢送上门来，恐怕连神猿自己也不知道。”

阿旺心头一醒，叫道：“师尊的话不错，这事委实令人困惑，那畜——”

他本拟呼神猿为畜性，见师傅对这头白毛怪物似甚敬重，故不敢用轻蔑的称谓，一转腔续道：“不，那神猿如果是寻衅而来的，弟子们几十人和它剧战了十来个时辰，它就不该只避不攻。唉，这位神猿力大无穷，身怀上乘武功，若是当真动手，恐怕本门兄弟不知要多少人毁在它的掌下啦！”

葛衣人琢磨了一会，挥挥手教门下子弟散开，先消对神猿敌意，然后亲自行到那畜性之前，深深一揖道：“多蒙神猿前辈相助，把小女带到本门，感德不浅。只是不知小女途中何事开罪神猿，致触足下之怒，如是罪有应得，在下断不敢怨恨，还望明白赐示！”

话才已，只见那头白毛雪猿舞手跺足，大叫大跳，那神态流露，葛衣人一瞥已然明白，这畜性是表示受了冤枉，并没有动手打伤过自己女儿。不由和颜一笑道：“既然小女受伤，不干神猿之事，那么，她们伤从何来？”

但见白毛怪物居然会摇头，表示对此事并不知道，同时作了手势，示意关心两女孩的伤势，要求葛衣人带它前去看觑。

葛衣人见了这情景，心中已是释然，此时自己也心急要看女儿伤势，乃含笑点头，当下，便带了白毛神猿，由阿旺领着，直朝两女的卧室而来。

紫府宫地方极其宽敞，宛如帝王之家，外边围上一道矮矮围墙，里边楼台重叠，院中有院，园外有园，一进过了又一进。两女居停之所，正是宫里最末的第五进院子一间雅致